

韩擒虎话本

会昌既临朝之日，不有三宝，毁拆迦蓝，感得海内僧尼，尽总还俗回避。说其中有一僧名号法华和尚，家住邢州，知主上无道，遂复裹经题，直至随州山内隐藏，权时系一茅庵。莫不朝朝转念，日日看经。感得八个人，不显姓名，日日来听。或朝一日，有七人先来，一人后到。法华和尚心内有疑，发言便问：“启言老人，住居何处？姓字名谁？每日八人齐来，君子因何后到？”老人答曰：“某等不是别人，是八大海龙王，知和尚看一部《法华经义》，口回施功德，与我等水族眷属，例皆同沾福利。某等眷属，并无报答，恐和尚有难，特来护助，先来莫怪后到。为随州杨坚，限百日之内，合有天分，为戴平天冠不稳，与换脑盖骨去来。和尚若也不信，使君现患生脑疼次无人医疗，某等弟兄八人别无报答，有一盒龙膏，度与和尚。若到随州使君面前，以膏便涂，必得痊瘥。若也得效，事须委嘱：限百日之内，有使臣诏来，进一日亡，退一日则伤。若以后为君，事复再兴佛法，即是某等愿足。且辞和尚去也。”道由言讫，忽然不见。

法华和尚见龙王去后，直到随州衙门。门司入报：“外头有一僧，善有妙术，口称医疗，不敢不报。”使君闻语，遂命和尚升厅而坐。发言相问，是某体患生脑疼，检尽药方，医疗不得。知道和尚现有妙术，若也得效，必不相负。法华和尚闻语，遂袖内取出盒子，以龙仙膏往顶门便涂。说此膏未到顶门一半也无，才到脑盖骨上，一似佛手捻却。使君得效，顶谒再三，启言和尚：“虽自官家明有宣头，不得隐藏师僧，且在某衙府回避，岂不好事。”法华和尚闻语，忆得龙壬委嘱，不敢久住。启言使君：“限百日之内，合有天分。若有使臣诏来，进一日亡，退一日伤，即是贫道愿足。若也以后为君，事须再兴佛法。且辞使君归山去也。”使君见和尚去后，心内犹自有疑，遂书壁为记。

前后不经数旬，果然司天太监，夜观乾象，知随州杨坚限百日之内，合有天分，具表奏闻。皇帝览表，似大杵中心，遂差殿头高品直诣随州宣诏。使君蒙诏，不敢久住，遂与来使登途进发，迅速不停，直至长安十里有余常乐驿安下。憩歇才定。使石忽思量得法华和尚委嘱：限百日之内，合有天分，进一日亡，退一日伤。是我今朝见，必应遭他毒手。思量言讫，遂命天使同共商量。候来日朝见。天使唱啥，具表奏闻。皇帝览表，大悦龙颜。唯有杨妃满目流泪。皇帝一见，宣问皇后：“缘即罪杨坚一人，不干皇后之事。”杨妃拜谢，便来后宫，心口思量：“阿耶来日朝覲，必应遭他毒手。我为皇后，荣得奚为，不如服毒先死，免得使君受苦。”思量言讫，香汤沐浴，改换衣装

，满一杯药酒在镜台前头，皇后重梳蝉鬓，再画蛾眉。整梳装之次，镜内忽见一人，回顾而趣，原是圣人，从坐而起。皇帝宣问：“皇后梳装如常，要酒何用？”杨妃蒙问，喜从天降，启言圣人：“但臣妾梳装，须饮此酒一盏，一要软发，二要贮颜。且图供奉圣人，别无余事。”皇帝闻语，喜不自胜：“皇后尚自贮颜，寡人饮了也莫端正。”杨妃闻语，连忙捧盏，启言陛下：“臣妾饮时，号曰发妆酒。圣人若饮，改却酒名，唤即甚得，号曰万岁杯。愿圣人万岁、万万岁！”皇帝不知药酒，捻得便饮。说者酒未饮之时一事无，才到口中，脑裂身死。杨妃一见，拽得灵柩，在龙床底下。权时把敷壁遮阑。便来前殿，遂差内使一人，直到宣诏杨坚。使君蒙诏，一似大杵中心，不敢违他宣命，当时朝见，直诣阁门。所司入奏，杨妃闻奏，便赐对。使君得对，趋过萧墙，拜舞时呼万岁。杨妃一见，处分左右：“册起使君，便赐上殿。”杨坚举目忽见皇后，心口思量：“是我今日莫逃得此难。”思量言讫，便上殿来。杨妃问言：“阿耶莫怕，主上龙归沧海，今日便作万乘君王。”杨坚闻语，犹自疑惑。“若也不信，行到龙床底下，见其灵柩，方可便信。”杨坚启言皇后：“某缘力微。如何即是。”皇后问言：“阿耶朝廷与甚人素善？”“某与左右金吾有分。”皇后闻言，缘二人权绾总在手头，何忧大事不成。遂来前殿，差一人宣诏左右金吾上将军胡、朗。二人蒙诏，直至殿前，忽见杨坚，心内有疑。皇后宣问：“将军知道，与使君有分。主上已龙归沧海，今拟册立使君为君，卿意者何？”朗启言皇后：“册立则得，争况合朝大臣，如何即是？”皇后问言：“将军今夜点检御军五百，复得阔刃陌刀，甲幕下埋伏。阿奴来日，前朝自己宣问，若也册立使君为君，万事不言。一句参差，殿前总杀。别立一作大臣，岂不好事。”将军唱喏，遂点检御军五百，甲幕下埋伏讫。后来日前朝，应是文武百寮大臣总在殿前。皇后宣问：“主上已龙归沧海，今拟册立随州杨使君为乾坤之主，卿意者何？”道犹言讫，拂袖便去。应是文武百寮大臣不测涯际，心内疑惑，望殿而趣，见一白羊身長一丈二尺，张牙利口，便下殿来，哮吼如雷，拟吞合朝大臣。众人一见，便知杨坚合有天分，一齐拜舞，时呼万岁。由乃册立，自称隋文皇帝。感得四夷归顺，八蛮来降。

时有金璘陈王，知道杨坚为君，心生不服。宣诏合朝大臣，总在殿前。当时宣问：“阿奴今拟兴兵，收伏狂秦，卿意者何？”时有镇国上将军任蛮奴越班走出奏而言曰：“臣启陛下，且愿拜将出师，剪戮后，收下西秦，驾行便去。”陈王闻语，依卿所奏，遂拜萧磨呵、周罗侯二人为将，收伏狂秦。二人受宣，拜舞谢恩，领军四十余万，登途进发。不经旬日，直至锅口下营憩歇。二将商量，两道行军，各二十余万。萧磨呵打宋、卞、陈、许，周罗侯收安、伏、唐、邓。既入界首，乡村百姓具表闻天，皇帝揽表，似大杵中心。遂捶

钟击鼓，聚集文武百寮大臣，总在殿前。皇帝宣问：“阿奴无德，滥处为君，今有金璘陈叔宝便生违背，不顺阿奴，今拟拜将出师剪戮，甚人去得？”时有左勒将贺若弼越班走出，启言陛下：“臣愿请军去得。”贺若弼才请军之次，有一个人不忿。是甚人？是即大名将是韩擒虎。幼失其父，自训其名号曰擒虎，心生不忿，越班走出，臣启陛下：“蹄觥小水，争福大海沧波；假饶蝼蚁成堆，那能与天为患。臣愿请军，剋日活擒陈王进上，敢不奏。”皇帝闻语，一见擒虎一十三岁奶腥未落，有日大胸，今阿奴何愁社稷！拟拜韩擒虎为将，恐为阻着贺若弼。拟二人总拜为将，殿前尚自如此，领兵在外，必争人我。卿二人且归私第，候来日前朝，别有宣至。迄候来日前朝，合朝大臣总在殿前，遂色金铸印，拜弟杨素为都招讨使，第二拜贺若弼为副知节，第三拜韩擒虎为行营马步使。三人受宣，拜舞谢恩，走出朝门，领军三十余万，登途进发。迅速不停，直到郑州。有先锋马探得萧磨呵领军二十余万，陈留下营，具事由回报。上将军杨素闻语，当处下营，升帐而坐。遂唤二将，总在面前，遂问二将：“隋文皇帝殿前有言，请君剋收金璘。如今贼军府迫，甚人去得？若也得胜回过，具表奏闻。”将军才问，韩擒虎越班便出，启言将军：“擒虎去得。”“要军多少？”“要马步军三万五千。”便令交付。

擒虎得兵，进军便起，迅速不停。来到终谋境上，屯军便住。擒虎升帐而坐，遂唤一官健只在面前，再三处分：“公解探事，一取将军处分，探得军机，速便早回，与公重赏。”官健唱喏。改换衣装，作一百姓装裹，担得一栲栳馒头，直到萧磨呵寨内，当时便卖。探得军机，即便回来。到将军帐前唱喏便报。擒虎问言：“官健，军机若何？”官健祇对：“马军是海眼皂旗，步军是红旗，胜字田心，大开寨门，一任百姓，来往买卖。”擒虎闻语，便知萧磨呵不是作家战将。自古有言：“军慢即将妖，主慢即国倾。”道由言讫，处分儿郎，改换旗号，夜至黄昏，登途便起。去萧磨呵寨廿余里，偷路而过，迅速不停。来到金璘江岸，虏劫舟舫，领军便过。到得岸，应是舟舫，溺在水中，遂却继自家旗号，显其擒虎之名。引军打劫，直到石头店。入户告急，具表奏闻。陈王览表，似大杵中心，遂捶钟打鼓，聚集文武百寮大臣，总在殿前。陈王宣问：“阿奴无德，滥处称尊，今有隋驾兵士到来，甚人敌得？”陈王才问，时有三十年名将镇国任蛮奴越班走出，臣启大工：“不知隋驾兵士多少？缘擒虎领军三万五千，臣愿请军三万五千，不消展阵开旗，闻蛮奴之名，即便降来。”陈王闻语，便交点检，勿令迟滞。蛮奴遂领军三万五千，直到擒虎阵面，一齐攫（才波）旗大喊，索隋驾兵士交战。擒虎一见，领军便来，高声便问：“上将姓字名谁，官居何位？”将军祇对：“某姓任名蛮奴，官职镇国大将军。”擒虎闻言，满目流泪。忆得：“亡父委嘱：‘若也以后为将，到金

璘之日，有一名将任蛮奴与阿耶同堂学业，传笔抄书。见面之时，切须存其父子之礼。’谁知今日相逢！”思量言讫，遂乃前来启言将军：“但擒虎三杖在身，拜跪不得，乞将军不怪。”蛮奴闻语，即次便是韩熊男，心口思量：“父不得与子交战。”问言擒虎：“收军却回，蛮奴奏上陈卫差使，私同作一礼义之国，岂不好事！”擒虎闻语，心生不忿。启言将军：“但某面辞隋文皇帝之日，尅收金璘。一事未成。回去须得三般之物，进上隋文皇帝，即便却回。

”蛮奴闻语：“第一要何物？”擒虎答曰：“某第一，要陈家地理山河、人户数目，即便却回。”蛮奴闻语：“事后某奏上陈王。”蛮奴问言：“第二要何物？”擒虎答曰：“某第二，要兵马库藏，赏设三军，即便却回。”蛮奴问：“第三要何物？”擒虎答言：“某第三，要陈叔宝首进上隋文皇帝，即便却回。”蛮奴闻言，知子无礼，忽然大怒。擒虎一见，拔剑便赫，问言将军：“但擒虎手内之剑，是隋文皇帝殿前宣赐，上含霜雪，临阵交锋，不识亲疏。”蛮奴闻语，回马遂排一左掩右移阵，索隋驾兵士交战。擒虎一见，破颜微笑，问言诸将：“还识此阵？”诸将例皆不识。但擒虎虽在幼年，也曾博览亡父兵书。“此是左掩右移阵，见前面津口红旗，下面总是鹿寨。里有岫匀搭索，不得打着，切须记。”当见右移阵上，人员较多，前头总是弓弩。擒虎有令：“（才波）旗大喊，旗亚齐入，若一人退后，斩杀诸将，莫言不道！”言讫，（才波）旗大喊，一齐便入，此阵一击，当时瓦解。蛮奴领得战残兵士，便入城来。陈王闻语，大怒非常，处分左右，令交拖入。横拖倒拽，直至殿前。责而言曰：“叵耐这贼，临阵交锋，识认亲情，坏却阿奴社稷。败军之将，腰令难存，亡国大夫，罪当难赦。拖出军门，斩了报来。”任蛮奴不忿，册起头稍：“合负大王万死，乞再请军，与隋驾兵士交战。”陈王闻语，念见名将郎大功勋，处分左右，放起头稍。蛮奴拜舞谢恩，奏而言曰：“臣愿请军，敢与隋驾兵士交战，得胜回过，册立大王，面南称尊，不是好事！”陈王闻语，便交点检在城兵士，便令交割。蛮奴领军，心生不忿，从城排一引龙出水阵，直至隋驾兵士阵前，（才波）旗大喊，便索交战。擒虎一见，破颜微笑，或遇诸将，“蛮奴是即大名将，乍输心生不忿，从城排一大阵，识也不识？”诸将启言将军：“但某即知用命，不会兵书，将军若何。”擒虎闻语：“但某虽自年幼，也览亡父兵书，若逢引龙出水阵，须排五虎拟山阵。”道由言讫，此阵便圆，缘无将来投，心生疑惑。回睹此阵，虎无爪牙，争恐猛利，遂抽压队弓箭五百人，以安爪牙。排此阵是甚时甚节？是寅午、寅月、寅日、寅时。此阵既圆，上合天地。蛮奴一见，失却隋驾兵士，见遍野总是大虫，张牙利口，来吞金璘。蛮奴心口思惟：“若逢五虎拟山之阵，须排三十六万人抡枪之阵，击十日十夜，胜败犹未知。我把些子兵上，似一斤之肉，入在虎牙，不螭咬嚼，博

唆之间，并乃倾尽。我闻功成者去，未来者休，不如倒戈卸甲来降。”思量言讫，莫不草绳自缚，黄麻绊肘，直到将军马前。擒虎一见，处分左右。册起蛮奴，“拒敌者煞，来投便是一家，容某奏上隋文皇帝，请作叔父恩养，即是擒虎愿足。”道由言讫，领军便入城池。陈王见隋驾兵士到来，遂乃波逃入一枯井，神明不助，化为平地。将士一见，当下擒将，把在将军马前。责而言曰：“叵耐这贼心生违背，搅乱中原，今日把来，有甚理说。”陈王被责，杜口无词。遂陷车而载，同朝隋文皇帝，迅速不停，直到新安界首。有先锋使探得周罗侯领军二十余万，拟劫本主。擒虎闻言，遂命陈三责而言曰：“事君违背，于天不祐，先斩公首，再居中营，后周罗侯交战。”陈王闻语，启言将军：“容某修书与周罗侯降来，岂不好事。”擒虎闻语，便令修书。陈王书曰：“阿奴本任金璘之日，地管五十余州，三百余县，握万里山河，权军百万，便拟横行天下，自号称尊。不知擒虎兵士到来一击，当时瓦解，当下擒将，假饶卿虽自权军，不得与隋驾交战。若也心中疑惑，于天不祐。今陈王书到周罗侯手内开坼。”修书既毕，遂差一小将直至周罗侯寨内送书。罗侯得书，满目流泪，心口思量：“我主上犹自擒将，假饶得胜回戈，功归何处？”思量言讫：“大凡男子，随机而变，不如降他。”先送二十万军衣甲，然后草绳自缚，直到将军马前，启而言曰：“某缘是败军之将，死活二途，伏乞将军一降。”擒虎闻言：“或遇将军，具敌者煞，来投便是一家。”既得主将二人，登途进发，星夜不停，同朝隋文皇帝。皇帝览表，大悦龙颜，便令赐对。擒虎得对，先进上主将二人，然后趋过萧墙，拜舞呶呼万岁。皇帝一见，大悦龙颜，赐卿且归私第憩歇。候杨素到来，别有宣至。擒虎拜舞谢恩，走出朝门，私宅憩歇。前后不经旬日，杨素战箫磨呵得胜回过，直诣阁门。所司入奏，皇帝闻奏，便令赐对。杨素得对，趋过萧墙，拜舞呶呼万岁。皇帝一见，遂诏合朝大臣，总在殿前，色金铸印，遂拜韩擒虎为开国公，遥守阳州节度。第二拜杨素东凉留守。第三赐贺若弼锦彩罗绫、金银器物。三将受宣，拜舞谢恩，走出朝门，各归私第。

前后不经旬日，有北蕃大下单于遂差突厥首领力使，直到长安，遂索隋文皇帝交战，皇帝闻语，聚集文武百寮大臣，总在殿前，皇帝宣问：“单于索寡人交战，卿意者[何]？”皇帝才问，蕃使不识朝仪，越班走出，臣启陛下：“蕃家弓箭为上，赌射只在殿前。若解微臣箭得，年年送贡，累岁称臣。若也解箭不得，只在殿前，定其社稷。”皇帝闻奏，即在殿前，遂安射垛，画二鹿，使交赌射。蕃人一见，喜不自胜，拜谢皇帝，当时便射。箭发离弦，势同劈竹，不东不西，恰向鹿脐中箭。皇帝一见，宣问大臣：“甚人解得？”时有左勒将贺若弼：“臣愿解箭。”皇帝闻语，“依卿所奏。”贺若弼此时臂上捻

弓，腰间取箭，搭括齐弦，当时便射。箭起离弦，不东不西，同孔便中。皇帝一见，大悦龙颜。应是合朝大臣，一齐拜舞，时呼万岁。时韩擒虎一见箭不解，不恐拜舞，独立殿前。皇帝宣问：“卿意者何？”擒虎奏曰：“臣愿解箭。”皇帝闻语：“依卿所奏。”擒虎拜谢，遂臂上捻弓，腰间取箭，搭括当弦，当时便射。箭既离弦，势同雷吼，不东不西，去蕃人箭括便中，从杆至镞，突然便过，去射垛十步有余，入土三尺。蕃人一见，惊怕非常，连忙前来，侧身便拜。擒虎一见。责而言曰：“叵耐小兽，便意生心，扰乱中原，如今殿前，有何理说。”蕃将闻语，惊怕非常，当时便辞，登途进发。隋文皇帝一见，遂差韩擒虎为使和番。擒虎受宣，拜舞谢恩，面辞圣人，与蕃将登途进发。

前后不经旬日，便到蕃家界首。单于接得天使，升帐而坐，遂唤三十六射雕王子，总在面前处分：“缘天使在此，并无歌乐，蕃家弓箭为上，射雕落雁，供养天使。”王子唱喏，一时上马，忽见一雕从北便来，王子一见，当时便射，箭既离弦，不东不西，况雕前翅过。单于一见，忽然大怒，处分左右。把下王子，便擗腹取心，有挫我蕃家先祖。天使一见，方便来救，启言蕃王：“王子此度且放。但某愿请弓箭，射雕供养单于。”单于闻语，遂度与天使弓箭。擒虎接得，思惟中间，忽有双雕，争食飞来。擒虎一见，喜不自胜，抵揖蕃王，当时来射。擒虎十步地走马，二十步把臂上捻弓，三十步腰间取箭，四十步搭括当弦，拽弓叫圆，五十步翻身背射，箭既离弦，势同劈竹，不东不西，况前雕咽喉中箭，突然而过，况后雕劈心便著，双雕齐落马前。蕃王一见，一齐唱好。天使接势便赫：“但擒虎弓箭少会些些，隋文皇帝有一百二十指（才为）射雁都尽总好手。”蕃王闻语，连忙下马，遥望南朝拜舞，时呼万岁。拜舞既了，遂拣紬马百匹，明驼千头，骨咄羴羝糜鹿麝香，盘缠天使。擒虎便辞，登途进发。前后不经旬日，便达长安，直诣阁门。所司入奏，皇帝闻语，便令赐对。擒虎得对，趋过箫墙，拜舞时呼万岁。皇帝一见，喜不自胜，遂赐擒虎锦彩罗纨，金银器物，美人一对，且归私第憩歇，一月后别有进旨。擒虎拜舞谢恩，便来私第憩歇。

前后不经两句，忽觉神思不安，眼[矚]耳热，心口思量，升厅而坐，由未定，忽然十字地裂，涌出一人，身披黄金锁甲，顶戴凤翅，头牟按三丈头低，高声唱喏。擒虎一见，当时便问：“公是甚人？”神人答曰：“某原是五道将军。”“何来？”“夜来三更奉天符牒下，将军合作阴司之主。”擒虎闻语：“或遇五道大神，但某请假三日，得之已否？”五道大神启言将军：“缘鬼神阴司，无人主管，一时一刻不得。”擒虎闻语，忽然大怒，问“你属甚人所管？”“某属大王所管。”擒虎责言：“不缘未辞本主，左胁下与一

百铁棒。”五道将军闻语，吓得浹背汗流，臣启大王：“莫道三日，请假一月已来总得。”擒虎处分五道将军：“速去阴司检鬼神，后第三日祇候。”五道将军唱喏隐灭身形。擒虎见五道将军去后，遂写表闻天，具事由奏上隋文皇帝。皇帝览表，惊讶非常，宣诏擒虎，直到殿前：“缘朕之无德，滥处称尊。不知将军作阴司之主，阿奴社稷若何？”擒虎奏曰：“臣启陛下，若有大难，但知启告，微臣必领阴军相助。”皇帝闻奏，遂诏合朝大臣内宴三日，只在殿前与擒虎取别。恰到第三日整歌欢之次，忽有一人著紫，忽见一人著绯，乘一朵黑云，立在殿前，高声唱喏。擒虎一见，“殿前立者甚人？当时祇对。”“某缘二人是天曹地府，来取大王，更无别事。”擒虎闻语：“且赐酒饭管领，且在一边。”二人唱喏，各归一面。擒虎且与圣人取别，面辞合朝大臣，来入自宅内，委嘱妻男，合宅良贱，且辞去也。道由言讫，便奔床卧，才著锦被盖却，摸马举鞍，便升云雾，来到隋文皇帝殿前，且辞陛下去也。皇帝一见，满目流泪，遂执盖酌酒祭而言曰。画本既终，并无抄略。